



走向性别诗学： 艾德里安娜·里奇的 文学批评与实践

Towards Gender Poetics: Adrienne Rich'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ractice



许庆红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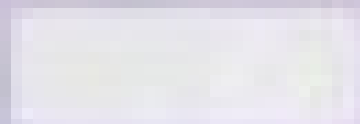


走向性别诗学： 艾德里安娜·里奇的 文学批评与实践

Towards Gender Poetics: Adrienne Rich'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ractice

作者：[美]艾德里安娜·里奇 著 王逢鑫 译

肖肖文化出品



上海三联书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艾德里安娜·里奇：性别身份研究”（11YJA752026）和安徽大学“211”文科创新团队基金资助项目（02303401）

走向性别诗学： 艾德里安娜·里奇的 文学批评与实践

Towards Gender Poetics: Adrienne Rich'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ractice

许庆红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性别诗学:艾德里安娜·里奇的文学批评与实践. / 许庆红著.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672-1106-3

I. ①走… II. ①许… III. ①里奇, A. (1929 ~
2012)—诗歌研究 IV. ①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3078 号

走向性别诗学:艾德里安娜·里奇的文学批评与实践

作 者	许庆红
责任编辑	杨 华
装帧设计	刘 俊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苏州市姑苏区十梓街 1 号
邮 编	215006
电 话	0512-65225020 65222617(传真)
网 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印 刷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 230mm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40 千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1106-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序 FOREWORD

艾德里安娜·里奇是当代美国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批评家、女性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她以其激进的女性主义和政治追求而蜚声文坛,曾荣获包括美国国家诗歌图书奖(1974)在内的众多奖项。自20世纪50年代起,里奇就驰骋文坛,体现了非凡的影响力,成为当代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和性别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西方,有关她的研究大量涌现,众多评论者从不同视角对她进行解读。近年来,随着性别研究成为热点,我国学界也开始对里奇予以更多关注。

许庆红的专著《走向性别诗学:艾德里安娜·里奇的文学批评与实践》是基于其博士论文的拓展而写就的。作者聚焦里奇的性别诗学思想,探讨其渊源与内涵在作品中的表现,以及对这一思想的辩证阐述,分析深透,见解独到。迄今为止,国内对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诗学讨论不多,而对里奇的研究则刚刚起步。我认为这部作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开拓性,它必将促进我国学界对里奇的深入研究,以及与性别诗学相关的研究。

许庆红在安徽大学外语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刻苦钻研,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和理论基础。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她虚心好学,认真探索,不仅掌握了严谨的学术研究方法,而且进一步提高了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2010年,她以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荣获博士学位。她在教学之余,钻研学术,笔耕不辍,在《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研究》和《学术界》等杂志

上发表了文学与教学方面的学术论文20余篇,并有女性主义文学译著出版。近年,她又先后成功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并进入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专注于艾德里安娜·里奇的研究。

在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和框架时,许庆红在经历认真思考和选择后,多次与我讨论,最终在我的建议下,选定了艾德里安娜·里奇女性主义思想中的性别、政治与诗学研究,拟定了提纲。她广泛收集资料,充分利用包括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在内的国内著名高校的馆藏资源和数据库,并且利用在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访学的契机,收集、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博士论文细密的文献梳理、独到的理论阐述和翔实的文本论证,加之开阔的视野,流畅的语言,在论文评阅与正式答辩时获得评委们的一致肯定。

《走向性别诗学:艾德里安娜·里奇的文学批评与实践》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专著。它从性别诗学的角度切入,将理论阐释和文本分析相结合,探讨里奇文学批评与实践的核心内容。本书在较为系统、全面梳理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国内里奇研究存在的问题。作者力图走进里奇的问题意识——其理论建构与文学实践的性别诗学转向。本书体现了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本书着力界定性别诗学的内涵,厘清了里奇性别诗学形成和发展的特殊和复杂语境。其二,本书深入考察里奇的散文作品,如《生为女人:作为经验与体制的母亲身份》(1976)、《论谎言、秘密与沉默》(1979)和《血、面包与诗歌》(1986)等,阐述其性别诗学的核心内涵——性别、政治与美学,解读这些诗学观念在《儿媳妇的快照》(1963)、《潜入沉船》(1973)和《共同语言的梦想》(1978)等诗集中的反映。此外,本书还对里奇诗学中的激进主义与乌托邦理想进行了辩证的评析。

本书作者认为,里奇性别诗学的形成有其内在性和复杂性,它所关注与批判的是与性别身份建构息息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体系,

激发人们对性别身份、权力话语及主体性等问题的再思考。里奇将诗歌美学融入政治主题,以文学的形式成功宣传了她的政治理念。我完全赞同作者重中的在当代多元文化环境下研究里奇性别诗学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我认为,本书对我国的性别文学和文化的现实阐释,性别诗学研究,以及中国当代性别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经过多年的努力,许庆红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里奇是一位视野开阔、思想厚重的作家,阅读她的作品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与知识积累,而想要写出较有新意的学术专著则需要守住内心,需要坚韧不拔的学术精神。许庆红在职读博,学习和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作为一名女性,她还要同时兼顾家庭与事业,实属不易。令我欣慰的是,她是一个热爱学习、执着研究的人。我相信,她会在学术道路上不断进取,永不言顶,始终将上山的路踩在脚下!

是为序。

李维屏

2014年6月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前言 PREFACE

近二三十年来,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身体、性别和身份这些非主流的研究对象进入了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视野。随之,性别诗学研究作为较新的学术领域也在中国学界悄然兴起。所谓“诗学”,并不单单指关于诗歌的理论,而是指笼统的文学理论。亚里士多德将诗学界定为“模仿和再现的艺术”,乔纳森·卡勒则将“诗学”定义为“通过描述程式和使程式成为可能的解读活动来说明文学效果的尝试”(卡勒 2013:73)。卡勒认为,诗学与修辞学(rhetoric)密切相关,都被作为对话语的建构能力的研究。“现代意义上的诗学是指有关文学本身的、在抽象层面上展开的理论研究。它与文学批评不同,并不诠释具体作品的成败得失;它与文学史也不同,并不对作品进行历史评价。它所研究的是文学文本的模式和程式,以及文学意义是如何通过这些模式和程式而产生的。”(乐黛云等 1993)

伴随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及其批评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性别诗学(Gender Poetics)也逐渐进入了学术视野。然而,给性别诗学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并非易事。但这并不说明,它缺乏立论的根基。大体而言,性别诗学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一种较新的、性质比较复杂的文学理论,弥合了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和当代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之间的鸿沟,“形成了一种理论和批评上的折衷主义”(林树明 2011:149)。性别诗学将性别理念与文学研究紧密结合,将人的身体、性别和身份问题作为文学的研究对象和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来加以张扬,蕴涵着理论家自身的批评立场和政治态度。性别诗学“以性

别价值取向为基本分析要素,把社会性别作为社会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性别差异作为文学研究的基本坐标,对文学艺术中的性别因素做诗学层面的解析、研讨,研究作者、作品及接受者性别角色的复杂性,探讨由性别、种族、阶级、时代及经济等因素所铸成的性别角色与身份之间的交叉与矛盾,挖掘男女两性特殊的精神底蕴和文学的审美表达方式,并试图说明其产生缘由,突出文学的‘性别’性和两性平等价值”(林树明 2011:149)。

性别诗学作为诗学的一部分,扩大了诗学的研究领域,拓展了性别研究(Gender Study)的疆界,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文艺理论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当然,性别诗学的研究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不断深入,又不断产生疑问和获取新发现的过程。因此,性别诗学的探讨其实也是一个永远处于过程之中的理论探索,其间,问题与发现并存:其一,文学中的性别政治构成性别诗学研究的主轴。既衍生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又规避了一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流派的片面性,性别诗学持有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借助文学艺术批评现行话语机制,超越男女二元对立,质疑既定社会文化所规定的性别和身份角色,探讨性别身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理念,支持差异政治,提倡社会对性别、阶级和种族等分类中的弱势个体和群体的权力及其多元的主体性认同。其二,文学审美是性别诗学的建构策略。语言和形式变革是文学审美的重要标志。这两者均指向女性等边缘群体自觉的、主动的话语意识,性别诗学探讨这些群体自身的历史重拾、文化寻根和生命体验是如何在文学中得以体现的,作家和理论家运用怎样的语言和形式来呈露主题,解构权力话语体系,重新审视植根于语言中的政治和文化。其三,文学中的政治与美学既互为内容和形式,又互为目的和手段,相得益彰。文学艺术的审美策略既表明了弱势群体对权力书写的反叛,也标志着他们为生存而斗争的决心。作为主要审美策略的语言与政治和存在之间的同构性又使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其符

号意义,具有解决政治和存在这一问题更深层的政治意义和哲学意义。这些意义的交叉互动构成性别诗学的特质。

艾德里安娜·塞西尔·里奇(Adrienne Cecile Rich, 1929—2012)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诗人、批评家、女性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也是西方性别理论的开拓者之一,其卓越的诗歌及批评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美国学界影响深远。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曾经给予里奇高度的赞誉,认为她“不仅是美国最好的女性主义诗人之一或美国最好的女诗人之一,而且是美国最好的诗人之一”(Atwood 1982:254)。

里奇1929年5月16日出生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家境优裕,父亲阿诺德·里奇(Arnold Rich)是犹太人,在霍普金斯大学做医生和药学教授,也是一位有名望的病理学家。丈夫阿尔弗雷德·康拉德(Alfred Conrad)是犹太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里奇天资聪颖,才华横溢,195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并于同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处女诗集《世界的改变》(*A Change of World*, 1951),斩获耶鲁青年诗人奖。英国大诗人奥登(W. H. Auden, 1907—1973)对她不吝赞美之词,称赞该诗集“穿戴整洁朴素,言说平静又不含糊,尊重长者却不惧怕他们,并无谎言”(ARPP 1993:278—279)。之后的60年间,她笔耕不辍,出版了从《世界的改变》到《今夜没有诗歌服务》(*Tonight No Poetry Will Serve*, 2010)20多部诗集及从《生为女人:作为经验与体制的母亲身份》(*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1976)到《人类之眼:论社会中的艺术》(*A Human Eye: Essays on Art in Society*, 2009)7部批评论文集。这些作品绝大多数由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出版。同时,里奇还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其作品被翻译成德语、西班牙语、瑞典语、荷兰语、希伯来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日语和中文等十几种语言。

里奇视野开阔,思想厚重,整个创作一贯秉承强烈的政治性和

人文关怀。她的创作题材广泛,涉及语言、权力、性别、种族、阶级和社会正义等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议题,表达了她对公共事件和公共话语的沉思与关切。其创作主题囊括了历史与虚构的交织,文学与政治的角力,以及性别与权力的纠葛,且诗风有力,超越了女性敏感、纤弱的局限。同时,她的诗歌与评论这两种文体之间存在许多交叉和互动,无论是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在审美追求上都相互阐发——诗歌促成了批评理论;反过来,批评理论又可以用来解释诗歌。两种作品形式共同书写了里奇作为女作家、理论家及政治活动家的经历,表达了她希望用艺术改变世界的梦想。

里奇几乎囊括了美国所有重要的文学荣誉和诗歌奖项,包括“耶鲁青年诗人奖”、颁发给《潜入沉船》的美国国家诗歌图书奖(她以所有妇女的名义接受此奖)(1974)、露丝·莉莉诗歌奖(1986)、国家诗歌研究院颁发的诗歌艺术杰出贡献奖(1989)、威廉·怀特赫德终身成就奖(1990)、弗罗斯特奖(1992)和华莱士·史蒂文斯杰出诗歌艺术奖(1996)。此外,她还获得过多项奖金资助,如“古根海姆奖”(1952,1961)、“美国诗人学会奖学金”(1992)和“麦克阿瑟奖学金”(1994)等。1997年,她拒绝接受“国家艺术奖”,理由是:“我不能从克林顿总统或白宫那里接受这一奖金,因为我所理解的艺术的真正涵义与当局乖戾的政治学水火不容。”^①这些言论不仅反映了她敢于质疑和挑战压迫性的政治和社会机构,而且反映了她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坚持及对政治干预艺术的批判,表达了她的政治担当。正如她在诗歌《来源》(Source,1981)中所吐露的心声那样:“她是一位‘有着使命感的女性,而不是生而为奖/只是为了改变历史法则’。”(YNL 1986:23)无疑,里奇因其“坚强的性格、刚强正直及卓越的诗人和作家才华”(Leitch 2001:1760)而受到普遍的赞赏。

^① Rich, Adrienne. *Arts of the Possible: Essays and Convers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99.

自成名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奇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她一直活跃在美国文坛、大学的讲坛(如纽约城市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和重要的社会活动场所,从事写作、教学、理论研究和思想阐发,以写作、授课、演讲和访谈的方式宣传她的思想,激发和推动了妇女研究、女性主义、同性恋研究、文学评论和酷儿理论的发展。在世界文化逐渐走向多元、开放的潮流下,里奇的作品日益显示其非凡的重要性。

概括起来,里奇的创作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处于20世纪50年代,诗人自认为这一时期是其诗歌的练习和探索阶段,形式上模仿以男性为主导的现代主义诗歌,主题上呈现为“父权制下的妇女”(ARP 1975:175)。中期阶段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终于70年代末,期间其女性主义思想由萌芽走向成熟,并呈现激进主义政治倾向。诗人开始从追求诗歌技艺向突出诗歌内容转变,主要表达了诗人彼时矛盾和痛苦的心境。这一时期,里奇极力摆脱传统价值观和社会期待对其诗歌表达范围的束缚,对自身、政治与社会激进主义进行深入的探索,确定了以寻求女性生存和发展为己任的目标。从女性和诗人这两重身份出发,里奇的创作善于把握女性的经验和感受并关注外部世界的各种变化,她的这一阶段的诗歌体现了其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嬗变轨迹。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21世纪的头10年,其创作更加广泛地涉及政治议题。里奇十分关注性别、种族、语言、权力和妇女文化等政治和社会问题,她认为,诗歌应当“有意识地与政治关联”,进行“艺术与政治的对话”,做到“诗人的女性身份与其艺术”(Baym 2003:2759)的融合。

里奇在诗歌和散文方面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其作品所体现的宽阔视野与厚重思想,使她成为西方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凡进行女性主义批评和性别批评的研究者,对她都多有关注,她的代表性作品也是当代美国诗歌研究和妇女研究的必读内容。西方学界对于里奇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从20世纪70年代起呈现密集增长的态势。关注的问题、批评的立场及研究的视角覆盖了她

诗歌和散文的很多方面,如女性主义思想流变、政治倾向性和诗歌美学等,其中夹杂着不同的理论视角如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来综合考察里奇的政治意蕴和诗歌美学之间的互动。

自奥登的褒奖和耶鲁青年诗人奖将里奇的首本诗集《世界的改变》(*A Change of World*, 1951)带入西方学界的批评视野后,其作品广为接受,成为研究者持续关注对象。国外对于里奇的研究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形成20多部重要专著,多部出版于2000年之后;各类论著和期刊上的学术文章百余篇,学位论文则几十余篇。国外学者主要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美学等不同视角对其作品进行讨论。里奇研究的态势,尤其是关于其诗歌和散文中的性别诗学思想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女性主义思想流变、政治功用与诗学观念。但是,研究者并非将这三个方面割裂开来,只是在研究关注的侧重点及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上略有不同。

第一,里奇女性主义思想的流变。学界把里奇的女性主义流变放在作品和世界的二维参照系中进行分析。研究者将里奇不同时期的作品链接起来综合考察,追溯后期作品对前、中期作品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并结合其个人生活遭际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针对里奇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做出各自的阐释,粗略勾勒出里奇女性主义思想的转变历程:从一个受制于父权制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女性转变为质疑父权制乃至异性恋制度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再到后来致力于寻求女性生存和发展途径的女性主义活动家。

权威的研究作品当属简·罗伯塔·库珀(Jane Roberta Cooper)编著的《阅读艾德里安娜·里奇:回顾与修正》(*Reading Adrienne Rich: Reviews and Re-Visions: 1951—1981*, 1984),该书收录了30余篇不同研究者的研究论文,多数文章都是围绕里奇50至70年代诗歌和散文中的女性探索这一主题,来追溯里奇的女性主义思想和诗歌艺术的变化。其他几本重要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包括:玛丽安·惠尔彻尔(Marianne Whelchel)的《“还原水晶”:艾德里安

娜·里奇女性主义思想的嬗变》(“‘Re-forming the Crystal’: The Evolution of Adrienne Rich as Feminist Poet”, 1977)将研究问题与西方 20 世纪 60 年代的宏观理论语境相联系,指出了女性主义思想对里奇女性主义诗学产生的影响及其诗歌实践对其女性主义观念的塑造。温迪·马丁(Wendy Martin)的《美国三联画: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艾米莉·迪金森,艾德里安娜·里奇》(*An American Triptych: Anne Bradstreet, Emily Dickinson, Adrienne Rich*, 1984)分析诗人如何从过去关注婚姻的复杂性转向更为宏观的在女性的个人责任与社会需求之间获得平衡。朱迪·葛兰(Judy Grahn)的《最高的苹果:萨福和女同诗歌传统》(*The Highest Apple: Sappho and the Lesbian Poetic Tradition*, 1984),探讨了里奇的女性/女同性恋诗歌对萨福和女同诗歌传统的继承。克莱格·维尔纳(Craig Werner)的《艾德里安娜·里奇:诗人和她的批评家》(*Adrienne Rich: The Poet and Her Critics*, 1988)则讨论了在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间,里奇所感受到的压抑,她对父权制及唯我论的反抗和修正,以及里奇 60 年代到 70 年代诗歌从解构到建构——对父权制的抑制、反叛和改写——的激进女性主义书写。爱丽丝·邓普顿(Alice Templeton)的《梦想与对话:艾德里安娜·里奇的女性主义诗学》(*The Dream and the Dialogue: Adrienne Rich's Feminist Poetics*, 1994)探讨了里奇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期间创作的诗歌中所蕴含的女性主义诗学、女性主义诠释学和女性主义伦理学。谢利·考尔比·兰德尔(Cheri Colby Langdell)的《艾德里安娜·里奇:变革的时刻》(*Adrienne Rich: The Moment of Change*, 2004)分析了里奇创作的诗歌从最初到后来的主要变化特征,譬如,由女性的朦胧意识到再现女性经验实质的诗歌书写策略,以及后现代诗歌技巧等。

玛丽·K. 德莎泽(Mary K. DeShazer)的论文《世纪之末:论里奇的〈共和国的黑暗领域〉对女性主义的千年展望》(“The End of a Century: Feminist Millennial Vision in Adrienne Rich's *Dark Fields of*

the Republic", 1996) 通过总结里奇对女性主义中心主题、发展策略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展望, 得出里奇作为诗人的首要目标之一在于表达历史感, 并用《论诗歌与政治的笔记》说明里奇的女性策略之一就是证明诗歌是生命之必需, 是个人和集体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历史和梦想融合的一个结晶。西尔维娅·赫妮博格 (Sylvia Henneberg) 的论文《“意识的渐变”: 艾德里安娜·里奇的家庭策略》(“‘The Slow Turn of Consciousness’: Adrienne Rich’s Family Plot”, 1998) 探讨了里奇的一些诗歌如《三角洲》(*Delta*)、《少年读物》(*Juvenilia*) 和《天黑之后》(*After Dark*) 中关于家庭问题的处理, 发现里奇具有自我审视和变革的潜质——她从 50 年代早期的唯美主义者转向 70、80 年代的激进女性主义者。

玛丽·伊格乐顿 (Mary Eagleton) 的论文《艾德里安娜·里奇, 定位和身体》(“Adrienne Rich, Location and the Body”, 2000) 以里奇的散文《有关定位政治的札记》(“Notes toward a Politics of Location”, 2000) 为核心, 从里奇对跨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女性身体给予的充分的关注, 以及“定位政治”在里奇中后期女性主义思想中所发挥的作用切入, 来分析里奇女性主义思想的嬗变。威廉姆·杰夫斯 (William Jeffs) 的文章《艾德里安娜·里奇: 女性主义、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理论的联合者》(“Adrienne Rich: The Union of Feminism, Gay, and Lesbian Theories”, 2003) 在总结里奇一生的诗歌创作主旨时, 发现里奇对诗歌力量、身体政治和身份政治的关注在《艰难世界地图集》(*An Atlas of the Difficult World*, 1991) 中体现出来, 并延续到散文集《那里发现了什么》和《论诗歌与政治的笔记》里。尼克尔·格里克 (Nicole E. Glick) 在其学位论文《转变的诗歌: 杰弗斯、斯奈德、里奇和科尔曼的生态女性主义》(*Transformational Poetry: Ecofeminism in Jeffers, Snyder, Rich and Coleman*, 2004) 中, 提出里奇的诗歌作品具有一种更为敏锐的生态女性主义美学, 是对杰弗斯及斯奈德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再升华, 并且呼吁人们关注文化中的

伦理。苏珊·谢里丹(Susan Sheridan)的论文《艾德里安娜·里奇和妇女解放运动:接受政治学》(“Adrienne Rich an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A Politics of Reception”, 2006)以里奇的《生为女人:作为经验与体制的母亲身份》《潜入沉船》《诗歌:1950—1974年诗选新编》和《共同语言的梦想》这四部70年代的重要作品为文本,将里奇女性主义思想置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史中加以考察,说明了妇女解放运动为里奇提供了克服自身多重身份之间的冲突和分裂的机会,并影响了她的创作。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呈现单线条的分析,没有多维度地探讨其诗学思想的渊源。

第二,里奇作品的政治功用。作为一名政治作家,政治性构成了里奇作品的主轴。里奇一直强调艺术的政治和社会功用。在其创作的前期和中期,里奇的思想遵循着女性主义的萌芽、成熟与激进的发展轨迹,对里奇的研究也以其女性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而在其创作的后期,里奇思想视野更加开阔,逐渐超越狭窄的女性主义视角,关注更加宽泛的公共议题,如全球的性别问题、种族歧视、政治公正和社会平等,对那些指向边缘、弱势群体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予以严肃、尖刻的批判。随之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评论自然而然地指向里奇作品的政治功用,即阶级、种族、性别等身份政治的探讨。

利兹·约克(Liz Yorke)的《艾德里安娜·里奇:激情、政治与身体》(Adrienne Rich: *Passion, Politics and the Body*, 1997),辛西娅·霍格(Cynthia Hogue)的文章《艾德里安娜·里奇的政治和狂喜的主题》(“Adrienne Rich’s Political, Ecstatic Subject”, 1998),以及安德里亚·欧瑞利(Andrea O’Reilly)的《从母亲身份到相夫教子:艾德里安娜·里奇之〈生为女人〉的遗产》(From Motherhood to Mothering: The Legacy of Adrienne Rich’s *Of Woman Born*, 2004)着重探讨了里奇的诗歌所具有的政治性视野与建构性力量,以及能够唤起人们意识并激发其行动的功效,认为里奇通过对母亲身份、同性恋、

同性恋和犹太身份的探讨揭秘了被现存权力结构遮蔽的边缘群体的声音,提出了身体的政治性、女性经验的具体性和性别身份的多重性。就对里奇性别政治思想的研究而言,主要包括身份政治和身体政治两个方面。里奇本人的多重身份——犹太人、白人、知识分子、女性(女儿、妻子、母亲)、女同性恋等,不仅是里奇进行创作的丰富素材和源泉,还是学界在解读里奇诗歌及散文作品时不可或缺的切入点。

就阶级和种族身份政治而言,凯瑟琳·科比(Kathleen M. Kirby)的论文《穿过边界的思考:定位、主体、与空间的政治》(“Thinking through the Boundary: The Politics of Location, Subjects, and Space”, 1993)论及里奇的散文《有关定位政治的札记》对“位置”与政治关系的描述,赞同里奇所指向的空间政治意义的观点,倡导人们要打破启蒙运动所建构的种族与性别的封闭边界。简·蒙特佛罗里(Jan Montefiore)的论文《困扰的水域》(“Troubling the Waters”, 1994)探讨了里奇关于诗歌应该是多个阶级和性别的大合唱这一思想——诗歌具有解放想象力、创造欲望和变革政治的力量。埃里克森·彼得(Erickson Peter)的文章《歌唱美国:从沃尔特·惠特曼到艾德里安娜·里奇》(“Singing America: From Walt Whitman to Adrienne Rich”, 1995)以惠特曼的种族观念为参照,分析里奇作品所涉及的黑人身份与白人身份的关系,阐述了里奇的种族观。韩智姬(Han, Jihee)在其学位论文《沃尔特·惠特曼之后的民主吟游诗人:兰斯顿·休斯,艾德里安娜·里奇和申京林》(*Democratic Bards after Walt Whitman: Langston Hughes, Adrienne Rich, and Kyong-Nim Shin*, 2003)中以惠特曼的民主吟游主义(democratic bardism)理论为背景,分析里奇如何通过诗歌参与人际间民主关系的构筑。就女性身体政治而言,琳达·邦德齐(Lynda K. Bundtzen)的论文《里奇的身份诗学:一部分共同语言》(“Adrienne Rich's Identity Poetics: A Partly Common Language”, 1998)探讨里奇关于女性